

试论七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发展历程

钟钛申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文学主体性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转折点与里程碑。七八十年代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对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但学者们更多的是对文学主体性在中国的论争及建构的阐释,而常常忽视对文学主体性思潮发展历程的梳理。因此本文从史实出发论述七八十年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文学是人学”; 文学主体性; 刘再复; 文学“主体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2006)02-0086-02

当代学者钱谷融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1]一文中充分阐述了这个命题,认为人才是文学的中心所在,如他所言:“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很明显,钱谷融在这里是针对那些将人的描写作为一种反映现实的工具的文学理论而言的。在指出文学创作中“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同时,他还在文章中强调了人道主义精神,把它作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灵魂,提出要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作人。

“文革”十年浩劫对人的摧残是空前的,这种空前表现为在“文革”中已无“人”可言,一部分人被政治剥夺了做人的资格,另一部分人则在剥夺他人做人的资格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而发泄着兽性。“文革”期间的文学创作也将文学与人当作为政党与阶级服务的工具,丧失了文学“主体性”,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的文论泯灭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平反的开始,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寻回人道主义的历史任务,对历史进行反思,对“人”进行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以恢复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这阶段的文学创作主要以“文革”中主体性的迷失为背景,作品中的主体性意识不断深化,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大力提倡与呼唤。因此,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主体性理论其实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道主义的推崇与寻回。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都是对人性 and 人道主义的肯定。很多优秀的“反思文学”作品都在展露“文革”对人的空前摧残,也比较深入地思考和揭示“文革”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

源。新时期的文学实践是附属于“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的,文学实践往往是在实践“新启蒙主义”的主张,文学理论与批评成为文学创作的思想来源之一。进入80年代,“文学是人学”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中得以再度张扬与深化。在文学创作方面,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文学是人学”命题,作品中弥漫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在文论研究方面,理论家与学者不断深化这个命题的理论体系。首先完成的任务是将“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外延和内涵界定得更为准确,指出文学是艺术领域的人学。在此之前,“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内涵与外延比较模糊,“人学”的范畴是广泛的,文学与其他的人文学科都可以包含在内,这样一来,“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特殊本质是什么就无法回答,因此“应当进一步研究作为‘人学’的文学和各种研究人的科学的不同点,研究文学意义上的人和各种科学意义上的人的不同点”^[2]。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点: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对“人道主义”的呼吁中复苏主体意识,高扬主体意识,用思想的启蒙建构文本,文本也用启蒙为底色启迪读者。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对主体性张扬最为充分的应该是小说体裁,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以及广义的“改革文学”,在文本中使新时期前落的主体性得以逐步复苏,并通过文本的架构来唤起期待读者的主体意识。文革后的文学强调对人的关注,注重描述人们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灾难、所忍受的痛苦和所进行的挣扎,以主体性、人性的失落来唤起对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的追寻。以《班主任》、《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充分展现文革中人性的被压抑和被剥夺,充分展现文革时期反主体和非人化的精神实质,揭示了文革时期主体性的丧失,通过人性与反人性、主体与反主体的双重叙述与对比较量,在落差中探寻主体意识和人性。“伤痕文学”也反映了“知青”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大批正处于思想成长期的城市青年被送到

收稿日期: 2005-09-08

作者简介: 钟钛申(1979-),男(畲族),福建安溪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环境的变化和生活上的反差对他们的个人成长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很多人都经历了理想与信仰失落的苦闷以及青春已逝的感伤，可以说特殊的生活经历带给了那代人无法弥补的心灵伤痕，这样的生活阅历投射到“伤痕文学”的创作，文本必然蒙上一层忧郁和绝望的色调，作品的主题集中于对文革的批判，并通过不同的故事叙述策略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伤害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凸现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并由此透射作家对主体性与人性复归。“伤痕文学”作家往往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揭露社会阴暗面，并把人们的目光引向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叙述，展现了创作主体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表现在对文革的彻底否定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体现了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复归，或者说体现了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高扬。

1985年刘再复发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3]和《论文学的主体性》^[4]两篇论文，主张“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构筑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等主体性文学理论，并由此引发一场论争。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首先将“文学是人学”看成是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这样，文学的主体性就成为人的主体性问题。这是他对以前研究的接续，并使他很容易地在五四新文学中寻找合法性资源。在《性格组合论》中，他就辟专节论述从五四到“新时期”文学中对人的“三次发现”（人的第一次发现是以周作人“人的文学”为代表；人的第二次发现是从五四“个体”的人到“社会”的人；第三次则是“新时期”文学对“个体”的人的重新发现），这是对五四文论的接续和发展，这种论述本身就包含了对五四的重新阐释。刘再复将此表述为“是一个从非人到人（肯定）、从人到非人（否定）、从非人到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具体的论证以及结论如何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为理论找到“源头”的研究思路。刘再复将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

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主体。”^[4]由实践主体上升为精神主体，就是由认识论上升为价值论，达到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刘再复将人的主体性区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是试图将文学从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评判中剥离出来而确定一种文学的本质，从而从精神主体的角度强化文学的审美属性，这方面他是以对“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三个递进式的分析方式来展开的。“文学是人学”的最基本前提是肯定人的实践主体的地位，然后其“含义必定要向内宇宙延伸，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4]第二个层面是“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4]第三个层面是，“文学不仅是某种个性的精神主体学，而且是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正是这样，文学无法摆脱最普遍的人道主义”。^[4]刘再复最着力阐释、也最有贡献的还是关于作家的“主体性”和对象的“主体性”问题。

通过上述的阐述，大致勾勒出文学“主体性”产生、失落和高扬的发展历程。虽然文学“主体性”遭到90年代掀起的由文学主体性向文学语言学转向的热潮的全方位质疑，进而对文学“主体性”进行价值的重估，但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过程来看，“主体性”理论对文学“反映论”的冲击以及它在80年代对文学研究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理论产生与建构的意义可能并不在于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它是否提出了以后的研究绕不过去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刘再复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是做到了这点。

参考文献:

- [1]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J].文艺月报,1957(5).
- [2]包忠文.试论艺术规律和“人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2(3).
- [3]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N].文汇报,1985-07-08.
- [4]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6).

On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Ideology in 1970s and 1980s

ZHONG Taishe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Teachers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also a critical point and a mile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ideology in 1970s and 1980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frequently neg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in 1970s and 1980s from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is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Is Humanism”;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Liu Zaifu; Literature Subjectivity Ideology